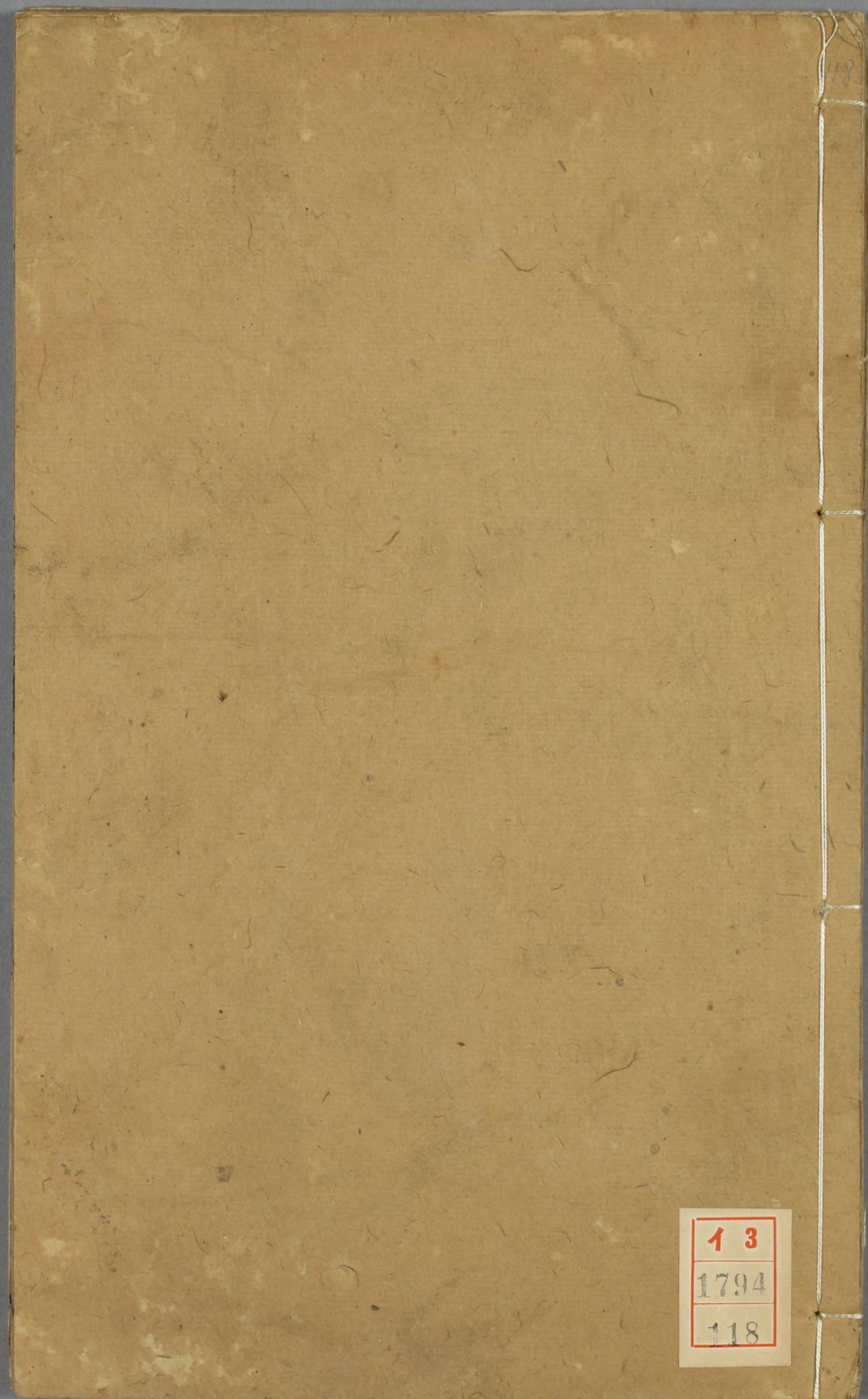




1 3
1794
118



鄭康成學費氏易爲注九卷多論互體以互體求易
左氏以來有之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
成一卦是謂一卦含四卦繫辭謂之中爻所謂八卦
相盪六爻相雜唯其時物雜物撰德是也唯乾坤无
互體蓋純乎陽純乎陰也餘六子之卦皆有互體坎
之六畫其互體含艮震而艮震之互體亦含坎離之
六畫其互體含兌巽而兌巽之互體亦含離三陽卦
之體互自相含三陰卦之體亦互自相含也王弼尚
名理譏互體然注睽六二曰始雖受困終獲剛助睽
自初至五成困此用互體也弼注比六四之類或用

康成之說鍾會著論力排互體而荀顗難之江左鄭學與王學並立荀崧謂康成書根源顏延之爲祭酒黜鄭置王齊陸澄詒王儉書云易自商瞿之後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爲宗數年後乃有王弼之說王濟云弼所誤者多何必能頓廢先儒今若引儒鄭注不可廢河北諸儒專主鄭氏隋興學者慕弼之學遂爲中原之師此景迂晁氏所慨歎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理義之學以其辭耳變象占其可闕乎李鼎祚云鄭多參天象王全釋人事易道豈偏滯於天人哉今鄭注不傳其說間見于鼎祚集解及釋文詩三禮

春秋義疏後漢書文選注因綴而錄之先儒象數之學於此猶有考云然康成箋詩多改字注易亦然如包蒙爲彪獮豕之牙爲互包荒讀爲康錫馬蕃庶讀爲蕃遮皆甲宅之皆讀爲解一握爲笑之握讀爲屋其說近乎鑿學者益謹擇焉厭嘗喜新其不爲妄茲者幾希浚儀王應麟識

周易鄭康成注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聖人卦乾也 味貞者謂也
九二見龍在田二於三才爲地道地上卽田故稱田
也九二利見九五之大人平九三君子終日乾乾三
於三才爲人道有乾德而在人道君子之象九五
飛龍在天五於三才爲天道天者清明無形而龍在
焉飛之象也六上九亢龍有悔堯之末年四凶在朝

是以有悔未大凶也。用九見羣龍无首吉。六爻皆體龍。一作羣龍之象也。舜既受道禹與稷契咎繇之屬並在于朝。萬物資始乃統天資取也。統本也。大人造也造為也。不成乎名當隱之時以從世俗不自殊異无所成名也。確乎其不可拔拔移也。聖人作作起也。利貞者情性也。

坤

履霜履讀為禮。六二直也方也地之性此爻得中氣而在地上自然之性廣生萬物故生動直而且方。龍戰于野聖人喻龍君子喻蛇。儀禮注蛇龍必君子之類。

有餘殃殃禍惡也。嫌於无陽嫌讀如羣公嫌之嫌。

古書篆作立心與水相近讀者失之故作濂濂雜也。陰謂此上六也陽謂今消息用事乾也上六為蛇得乾氣雜似龍。釋文云鄭作謙。

屯

而不寧讀而曰能能猶安也。六二乘馬般如馬牝牡曰乘。葺猶會也。六三機不如舍弩牙也。

蒙

蒙幼小之貌齊人謂萌為蒙也。蒙亨匪我求童蒙蒙者蒙蒙物初生形是其未開著之名也人幼稚曰

童未冠之稱亨者陽也互體震而得中嘉會禮通陽自動其中德施地道之上萬物應之而萌牙生教授之師取象焉修道藝於其室而童蒙者求爲之弟子非已乎求之也弟子初問則告之以事義不思其三隅相況以反解而筮者此勤師而功寡學者之災也瀆筮則不復告欲令思而得之亦所以利義而幹事是也初六用說桎梏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九二包蒙包當作彪彪文也六五順以巽也巽當作遜

需

需讀爲秀陽氣秀而不直前者畏上坎也 位乎天位位音泣 宴享宴也 九二需于沚 九三致戎至

訟

辨財曰訟 有孚咥咥覺悔貌 九二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不易之田歲種之一易之田休一歲乃種再易之地休二歲乃種言至薄也苟自藏隱不敢與五相敵則无災眚 眚過也 患至愀也愀憂也 九四渝然也 上九鞶帶佩鞶之帶 三

之拖徒
可反

師

軍二千五百人爲師多以軍爲名次以師爲名少以旅爲名師者舉中之言 丈人能以法度長於人丈之言長能御衆有正人之德以法度爲人之長吉而元咎謂天子諸侯主軍者 初六否藏凶否方有反九二王三賜命寵光耀也

比

初六有孚盈缶爻辰在未上值東井井之水人所汲用缶缶汲器也 九五王用三毆失前禽王因天下

顯習兵于蒐狩焉驅禽而射之三則已發軍禮也失前禽者謂禽在前來者不逆而射之傍去又不射唯背走者順而射之不中亦已是皆所以失之用兵之法亦如之降者不殺奔者不禁背敵不殺以仁恩養威之道

小畜

畜養也 九三輿說輻謂輿下縛木與軸相連鈎心之木是也輻伏
苑

泰

泰通也 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財節也輔相左右助

也以者取其順陰陽之節爲出內之政春崇寬仁夏以長養秋教收斂冬勅蓋藏皆可以成物助民也初九彙類也茹牽引也茅喻君有絜白之德臣下引其類而仕之茅音苗九二荒讀爲康虛也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五爻辰在卯春爲陽中萬物以生育者嫁娶之貴仲春之月嫁娶男女之禮福祿大吉

否

九四畱離祉九五繫于苞桑猶紂囚文王於羑里之獄四臣獻珍異之物而終免於難繫于苞桑之謂

同人

乾爲天離爲火卦體有巽巽爲風天在上火炎上而從之是其性同於天也火得風然後炎上益熾是猶人君在上施政教使天下之人和同而事之以是爲人和同者君之所爲也故謂之同人風行无所不遍遍則會通之德大行故曰同人于野亨六二天子諸侯后夫人無子不出九三莽叢木也九四乘其庸

大有

明辯遺也

讀如明星哲

六五體離處乾之上猶大臣有

聖明之德代君為政處其位有其事而理之也元亨者又能長羣臣以善使嘉會禮通若周公攝政朝諸侯於明堂是也

謙

君子有終艮為山坤為地山體高今在地下其於人道高能下下謙之象亨者嘉會之禮以謙為主謙者自貶損以下人唯艮之堅固坤之厚順乃能終之故君子之人有終也 撝多益寡 撝取也 撝謙 讀為宣 初六牧養也

豫

坤順也震動也順其性而動者莫不得其所故謂之逸逸喜逸悅樂之貌也震又為雷諸侯之象地又為衆師役之象故利建侯行師 雷出地奮奮動也雷動於地上而萬物豫也 忒差也 六一 矜于石 古八切 六三 盱誇也 九四 由豫由用也 簪遠也 上六 冥豫 冥讀為鳴

隨

震動也兌說也內動之以德外說之以言則天下之人 一作民 咸慕其行而隨從之故謂之隨也既見隨從能長之以善通其嘉禮和之以義幹之以正則功成

而有福若无此四德則有凶咎焉 出門交有功震
爲大塗又爲日門當春分陰陽之所交也是臣出君
門與四方賢人交有成功之象也昔舜慎徽五典五
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序賓于四門四門穆穆是
其義也

蠱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甲者造作新令之日是完之二日
而用辛也欲取改過自新之義後之三日而用丁也
取其丁寧之義

臨

臨大也陽氣自此浸而長大陽浸長矣而有四德齊
功於乾盛之極也人之情成則奢淫奢淫將亡故戒
以凶也臨卦斗建丑而用事殷之正月也當文王之
時紂爲无道故於是卦爲殷家著興衰之戒以見周
改殷正之數云臨自周二月用事訖其七月至八月
而遯卦受之此終而復始王命然矣

觀

坤爲地爲衆巽爲木爲風九五天子之爻互體有艮
艮爲鬼門又爲門闕地上有木而爲鬼門官闕者天
子宗廟之象也 觀盥而不薦諸侯貢士於天子鄉

大夫貢士於其君必以禮賓之唯主人盟而獻賓賓
盟而酢主人設薦俎則弟子也 初六童觀童雉也

噬嗑

敕法救猶理也 九四噬乾肺肺簀也 上九離爲
槁木坎爲耳木在耳上何校滅耳之象也 聰不明
也目不明耳不聰

賁

賁變也文飾之貌 賁文飾也離爲日日天文也艮
爲石石地文也天文在下地文在上天地之文交相
飾成賁者也猶人君以剛柔仁義之道飾成其德也

剛柔雜仁義合然後嘉會禮通故亨也卦互體坎艮
艮止於上坎險於下夾震在中故不利大行小有所
之則可矣 折獄折斷也 初九舍輿而徒 六四
賁如皤如六四巽爻也有應於初九欲自飾以適初
既進退未定故皤如也白馬翰如設九三位在辰得
巽氣爲白馬翰猶幹也見六四適初未定欲幹而有
之翰白也

剝

陰氣侵陽上至於五萬物零落故謂之剝也五陰一
陽小人極盛君子不可有所之故不利有攸往也

六二剝牀以辨足上稱辨謂近膝之下屈則相近申則相遠故謂之辨辨分也 蔑輕慢 六四切近災也切急也 小人剝廬小人傲很當剝徹廬舍而去

復

復反也還也陰氣侵陽陽失其位至此始還反起於初故謂之復陽君象君失國而還反道德更興也商旅不行資貨而行曰商旅客也 初九无祇悔祇病也 六三卑復 六五中以自考考成也 上六有裁眚異自内生曰眚自外曰祥害物曰災

无妄

妄猶望謂无所希望也 祐助也 六二不畜畬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

大畜

日新絕句其德連下句 良馬逐逐兩馬走也 日閑輿衛日習車徒 自九三至上九有頤象居外是不家食而養賢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異為木互體震震為牛之足足在艮體之中艮為手持木以就足是施牯鄭志冷剛問蒙初六注云木在足曰桎在手曰牯今大畜六四施桎于足不畜桎牯手足定有別否答曰牛無手故以足言之 六五豶豕之牙牙讀為互 上九艮為手手上肩也乾為首首肩之間荷物處乾為天艮

易學成注卷一
九
爲徑路天衢象也

頤

柔動也 頤者口車輔之名也震動於下艮止於上
口車動而上因輔嚼物以養人故謂之頤頤養也能
行養則其幹事故吉矣二五離爻皆得中離爲目觀
象也觀頤觀其養賢與不肖也頤中有物者口實自
二至五有二坤坤載養物而人所食之物皆存焉觀
其求可食之物則貪廉之情可別也

大過

九二枯楊生黃枯

音謂

无姑山榆莢木更生

音謂

山

榆之實以丈夫年過娶二十之女老婦年過嫁於三
十之男皆得其子

習坎

六三檢且枕木在手曰檢木在首曰枕 六四尊酒
簋貳用缶納約自牖 六四上承九五又互體在震
上爻辰在丑丑上值斗可以斟之象斗上有建星建
星之形似簋貳副也建星上有弁星弁星之形又如
缶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主國尊於簋副設玄
酒而用缶也 九五祗既平祗當爲坻小丘也 上
六繫拘也 爻辰在巳巳爲虵虵之蟠屈似徽墨也

三五互體艮又與震同體艮爲門闕於木爲多節震之所爲有叢拘之類門闕之內有叢木多節之木是天子外朝左右九棘之象也外朝者所以詢事之處也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罷民邪惡之民也上六乘陽有邪惡之罪故縛約徽墨置干叢棘而後公卿以下議之其害人者置之園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耻之能復者上罪三年而赦中罪二年而赦下罪一年而赦不得者不自思以得正道終不自改而出園土者殺故凶

離

明兩作離作起也 九三不擊缶而歌艮爻也位近丑丑上值弁星弁星似缶詩云坎其擊缶則樂器亦有缶 麗王公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震爲長子爻失正又互體兌兌爲附決子居明法之家而無正何以自斷其君父不志也突如其來如震之失正不知其所如又爲巽巽爲進退不知所從不孝之罪五刑莫大焉得用議貴之辟刑之若如所犯之罪焚如殺其親之刑死如殺人之刑也棄如流宥之刑

咸

咸感也艮爲山兌爲澤山氣下澤氣上一氣通而相

應以生萬物故曰咸也其於人也嘉會禮通和順於義幹事能正三十之男有此三德以下二十之女正而相親說娶之則吉也 初六拇是大指也 六二腓腓腸也 九五脰背脊肉也 上六腭口說也腭送也咸道極薄徒送口舌言語相感而已不復有志於其間

恒

恒久也巽爲風震爲雷雷風相須而養物猶長女承長男夫婦同心而成家久長之道也夫婦以嘉會禮通故无咎其能和順幹事所行而善矣 初六浚恒

九三咸承之羞巽爲進退不恒其德之象又互體兌兌爲毀折後將有羞辱也 上六振恒振搖落也

遯

遯逃去之名也艮爲門闕乾有健德互體有巽巽爲進退君子出門行有進退逃去之象曰五得位而有應是用正道得禮見名聘始仕他國當尚謙謙小其和順之道居小官幹小事其進以漸則遠妬忌之害昔陳敬仲奔齊辭卿是也 九三憊困也 九四否塞也 備鄙反

大壯

壯氣力浸強之名 九三纍其角 六五喪羊于易
音謂狡易也 上六不祥也祥善也

晉

康侯康尊也廣也 晝日三接音接勝也 蕃庶蕃

發哀 庶反止奢 謂蕃遮也 明出地上晉地雖生萬

物日出於上其功乃著故君子法之而以明自照其

德 初六摧如讀如南山 崔之崔 六二愁如愁子小反 變色貌

九四鼫鼠詩云碩鼠碩鼠无食我黍謂大鼠也 大

五矢得勿恤

明夷

夷傷也日出地上其明乃光至其入也明則傷矣故

謂之明夷日之明傷猶聖人君子有明德而遭亂世

抑在下位則宜自艱無幹事政以避小人之害也

文王似之箕子似之 拯承也 六二明夷睇于左

股旁視爲睇六二辰在酉酉是西方又下體離離爲

目九三體在震震東方九三又在辰辰得巽氣爲股

此謂六二有明德欲承九三故云睇于左股

家人

初九閑習也 九三嚙嚙苦熱之意嚙嚙驕佚喜笑

之意 九五假登也 六二中饋酒食也

睽

睽乖也火欲上澤欲下猶人同居而志異也故謂之睽二五相應君陰臣陽君而應臣故小事吉睽音圭

蹇

往得中也中和也初六爻待時也六四往蹇來連連如字遲久之意

解

百果草木皆甲宅木實曰果皆實如人倦之解解謂呼火臣反圻呼皮曰甲根曰宅宅居也

損

艮爲山兌爲澤互體坤坤爲地山在地上澤在地下擇以自損增山之高也猶諸侯損其國之富以貢獻於天子故謂之損矣二簋可用享四以簋進黍稷於神也初與二直其四與五承上故用二簋四巽爻也巽爲木五離爻也離爲日日體圓木器而圓簋象也六五十明之龜案爾雅云十朋之龜者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徵忿憤欲徵猶清也憤止也

益

陰陽之義陽稱爲君陰爲臣今震一陽二陰臣多於君矣而四體巽之不應初是天子損其所有以下諸侯也人君之道以益下爲德故謂之益也震爲雷巽爲風雷動風行二者相成猶人君出教令臣奉行之故利有攸往利涉大川矣

夬

夬決也陽氣浸長至于五五尊位也而陰先之是猶聖人積德悅天下以漸消去小人至於受命爲天子故謂之決揚越也五互體乾乾爲君又居尊位王庭

之象也陰爻越其上小人乘君子罪惡上聞於聖人

之朝故曰決揚于王庭

九二惕號

音莫

莫夜

莫如字无也无

夜非

九三壯于頄頄夾面也

九五莫陸一名商

陸

遘

遘遇也一陰承五陽一女當五男苟相遇耳非禮之正故謂之遘女壯如是壯健似淫故不可娶婦人以婉婉爲其德也 詰四方詰正也 九五杞柳也

萃

萃亨

无亨字

萃聚也坤爲順兌爲悅臣下以順道承事

其君悅德居上待之上下相應有事而和通故曰萃
亨也假至也互有艮巽爲木艮爲闕木在闕上宮室
之象也四本震爻震爲長子五本坎爻坎爲隱伏居
尊而隱伏鬼神之象長子入闕升堂祭祖禰之禮也
故曰王假有廟二本離爻也離爲目居正應五故利
見大人矣大牲牛也言大人有嘉會時可幹事必殺
牛以盟既盟則可以故曰利往 除戎器除去也
初六一握握當讀爲夫三爲屋之屋 六二禴夏祭
名 上六白曰曰涕自鼻曰涕

昇

昇上也坤地巽木木生地也日長而上猶聖人在諸
侯之中明德日益高大也故謂之昇昇進益之象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亨獻也

許兩反

困

坎爲月互體離離爲日兌爲暗昧日所入也今上掩
日月之明猶君子處亂世爲小人所不容故謂之困
也君子雖困居險能悅是以通而无咎也 九二困
于酒食朱韍方來利用享祀二據初辰在未未爲正
此二爲大夫有地之象未上值天厨酒食象困於酒
食者采地薄不足已用也二與日爲體離爲鎮霍爻

四爲諸侯有明德受命當王者離爲火火色赤四爻
辰在午時離氣赤又朱是也文王將王天子制用朱
韍朱綬云赤 九五剝削當爲倪伋

井

井法也坎水也巽木桔槔也互體離兌離外堅中虛
瓶也兌爲暗澤泉口也言桔槔引瓶下入泉口汲水
而出井之象也井以汲人水無空竭猶人君以政教
養天下惠澤无窮也 九二井谷射鮒九二坎爻也
坎爲水上直巽生二艮爻也艮爲山山下有井必因谷
水所生魚無大魚但多鮒魚耳夫感動天地此魚之

至大射鮒井谷此魚之至小故以相況甕停水器也
井渫不食謂已浚渫也猶臣修正其身以事君也

革

革改也水火相息而更用事猶王者受命改正朔易
服色故謂之革也

鼎

鼎象也卦有木火之用互體乾兌乾爲金兌爲澤澤
鍾金而含水裹以木火鼎烹熟物之象鼎烹熟以養
人猶聖君興仁義之道以教天下也故謂之鼎矣
凝命凝成也 初六鼎顛趾顛踣也趾足也無事曰

趾設陳曰足爻體巽爲股初爻在股之下足象也足所以承正鼎也初陰爻而柔與乾同體以否正承乾乾爲君以喻君夫人事君若失正禮踣其爲足之情無怨則當以和義出之然如否者嫁於天子雖失禮无出道廢遠之而已若其无子不廢遠之后尊如其犯六出則廢之遠之子廢坤爲順又爲子母牛在后妃之旁側妾之例也有順德子必賢賢而立以爲世子又何咎也 九二我仇有疾怨耦曰仇 九三雉膏食之美者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刑屋釋文周禮注云其刑剝音屋 繆謂之餗震爲竹竹萌曰筍筍者餗之

爲菜也餗美饌具八珍之食鼎三足三公象若三公傾覆王之美道屋中刑之一云臣下曠官失君之美道當刑之于屋中 餗一作軟注以軟爲八珍所用 六五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

震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震爲雷雷動物之氣也雷之發聲猶人君出政教以動國中之人也故謂之震人君有善聲教則嘉會之禮通矣驚之言警戒也雷發聲聞於百里古者諸侯之象諸侯之出教令能警戒其國疆之內則守其宗廟社稷爲之祭主不亡其匕與鬯也人君於祭之禮匕牲體薦鬯而已其餘不親爲也升牢於

組君七之臣載之鬯和酒芬芳條鬯因名焉 啞啞
樂也 六二億喪貝十萬曰億於力反 六三蘇蘇不
安也 上六索索猶縮縮足不正也 矍矍目不正

艮

艮之言很也艮為山山立峙各於其所无相順之時
猶君在上臣在下恩敬不相與通故謂之艮也 九
三限要也列其臙

漸

初六千謂大水之傍故停水處 九三婦孕不育九
三上與九五互體為離離為大腹孕之象也又互體

為坎坎為丈夫坎為水水流而去是夫征不復也夫
既不復則婦人之道顛覆故孕而不育孕猶娠也

歸妹

六三歸妹以須須有才智之稱

天文有須女星 原之 婦各女須姊一作妹

上六女承匡無實宗廟之禮主婦奉匡米

豐

豐之言腆充滿意也 初九遇其妃主嘉耦曰妃
雖旬无咎初修禮上朝四四以匹敵恩厚待之雖留
十日不為咎正以十日者朝聘之禮止於主國以為
限聘禮畢歸大禮曰旬而稍旬之外為稍久留非常

六二豐其蔀蔀小席九三豐其芾芾祭祀之蔽
膝日中見昧折其右肱三艮爻艮爲手互體爲
巽巽又爲進退手而便於進退右肱也猶大臣用事
于君君能誅之故无咎上六闕無人貌天際翔
也際當爲療療病也自戕也戕傷也

旅

初六瑣瑣猶小小也爻互體艮艮小石小小之象三
爲聘客初與二其介也介當以篤實之人爲之而用
小人瑣瑣然客主人爲言不能辭曰非禮不能對曰
非禮勿者不能以禮行之則其所以得罪

兌

九四商兌商隱度也

節

節以制度空府減則傷財力役繁則害民二者奢泰
之所致

中孚

豚魚吉三辰在亥亥爲豕爻失正故變而從小名言
豚耳四辰在丑丑爲龍蟹龍蟹魚之微者爻得正故
變而從大名言魚耳三體兌兌爲澤四上值天淵二
五皆坎爻坎爲水二侵澤則豚利五亦以水濯淵則

魚利豚魚以喻小民也而為明君賢臣恩意所供養故吉 乘木舟虛也舟謂集板如今自空大木為之曰虛

小過

不宐上上如字謂君也 中孚為陽貞於十一月子

小過為陰貞於六月未

法於乾坤

既濟

既已也盡也濟度也 六二弗車蔽也 九三億劣弱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互體為坎又互體為離離為日坎為月日出東方東鄰象月出

西方西鄰象也

注坊記云東鄰謂紂國中也西鄰謂文王國中也既濟離下坎上離為牛坎為豕西鄰禴祭則用豕與言殺牛而內不如殺禴

豕受福餘奢而慢不如儉而敬也與易注不同

夏祭之名

未濟

汔幾也

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

繫辭

君臣尊卑之貴賤如山澤之有高卑也 動靜雷風也類聚羣分謂水火也 成象日月星辰也成形謂

草木鳥獸也 乾以易知 易音亦 翫其辭 震无

咎震懼也 原始及終 精氣為物遊魂為變精氣

謂七八也遊魂謂九六也七八木火之數九六金水

之數木火用事而物生故曰精氣為物金水用事而

物變故曰遊魂為變遊魂謂之鬼物終所歸精氣謂

之神物生所信也言木火之神生物東南金水之鬼

終物西北二者之情其狀與春夏生物秋冬終物相

似 一云二物變化其情與天地相似故無所差違之也 道濟天下 道當作導 範

圍範法也 故君子之道妙矣 臧諸用臧善也

言天下之至隨 隨當作動 慎斯術也術道 有功

而不置 置當作誌 野容誨淫 言妖野容儀 大衍

之數五十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五行氣通凡五行

減五大衍又減一故四十九也衍演也揲取也天一

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四生金

於西天五生土於中陽無耦陰無配未得相成地六

成水於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并地八

成木於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并地十

成土於中與天五并也大衍之數五十有五五行各

氣并氣并而減五惟有五十以五十之數不可以為

七八九六卜筮之占以用之故更減其一故四十有

九也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地之氣各有五五行之次一曰水天數也二曰火地數也三曰木天數也四曰金地數也五曰土天數也此五者陰无匹陽无耦故又合之地六爲天一匹也天七爲地二耦也地八爲天三匹也天九爲地四耦也地十爲天五匹也二五陰陽各有合然後氣相得施化行也 研機機當作幾幾微也 著之德圓而神著形圓而可以立變化之數故謂之神也 四象布六於北方以象水布八於東方以象木布九於西方以象金布七於南方以象火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

之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 有以尚賢也 樞戶樞也機弩牙也戶樞之發或明或闇弩牙之發或中或否以譬言語之發有榮有辱 包犧包聚也鳥獸全具曰犧 蓋取諸乾坤乾爲天其色玄坤爲地其色黃但土無正位託於南方南方色赤黃而兼赤故爲纁也 重門擊柝豫坤下震上九四體震又互體有艮艮爲門震曰所出亦爲門重門象艮又爲手巽爻也應在四皆木也手持二木也手持二木以相敲是爲擊柝擊柝爲守備警戒也四又

互體爲坎坎爲盜五離爻爲甲冑戈兵盜謂持兵是
暴客也又以其卦爲豫有守備則不可自逸 結繩
爲約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 書契書之於木刻
其側爲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合 以制器者尚其
象存於器象可得而用一切器物及造立皆是 一
君二民君子之道也二君一民小人之道也一君二
民謂黃帝堯舜謂地方萬里爲方千里者百中國之
民居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夷狄之
民居千里者五十一是中國夷狄二民共事一君二
君一民謂三代之末以地方五千里一君有五千里

之土五五二十五更足以一君二十五始滿千里之
方五十乃當堯舜一民之地故云二君一民 男女
觀精觀合也男女以陰陽合其精氣 困貳以濟民
行貳當爲式 損德之修也修治也 困德之辯也
辯別也遭困之時君子固窮小人窮則濫德於是別
也 益長裕而不設設大也雜物算德算數也 居
可知矣 居音基 知者觀其象辭象辭爻辭也 亶
亶汲汲也

說卦

昔者聖人謂伏羲文王也 參天兩地而倚數天地

之數備於十乃三之以天兩之以地而倚託大演之
數五十也必三之以天兩之以地者天三覆地二載
必極於數庶得吉凶之審也 揮揚也 雷風相薄
薄人也 莫盛乎艮盛音成裏也 其於人也爲宣
髮宣髮取四月靡草死髮在人體猶靡草在地 爲
黃額 爲乾卦乾當爲幹陽在外能幹正也 爲科
上梟 爲黔喙謂虎豹之屬貪冒之類 兌爲羊其
畜好剛鹵

序卦

訟猶爭也言飲食之會恒多諍也一作故受之以豫

言國既大而能謙則於政事恬逸雷出地奮逸豫行
出而喜樂之意 豫必有隨喜樂而出人則隨從孟
子曰吾君不游吾何以休吾君不豫吾何以助此之
謂也 物穉不可不養也言孩稚不養則不長也
可觀而後有所合易乾鑿度曰陽起於子陰起於午
天數天分以陽出離以陰入坎坎爲中男離爲中女
太乙之行出從中男入從中女因陰陽男女之偶爲
終始也 故受之以大過以養賢者宜過於厚 夫
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言夫婦當有終身之義夫婦
之道謂咸者也 致飾然後亨 亨許兩反

雜卦

蠱則飾也

易贊 易論

易之爲名也一言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
易三也故繫辭云乾坤其易之緼邪又曰易之門戶
邪又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易
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言其易簡之法則也又曰爲道
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
可爲典要唯變所適此言順時變易出入移動者也
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

有常剛柔斷矣此言其張設布列不易者也據茲三
義而說易之道廣矣大矣 神農重卦 夏曰連山
殷曰歸藏周曰周易連山者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
歸藏者莫不歸藏於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
不備 處義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
息无文字謂之易 周易以變者爲占故稱九稱六
歸妹上六服虔以離爲戈兵兌爲羊震變爲離是用
兵刺羊之象也三至五有坎象坎爲血血在羊上故
刺无血也震爲竹竹爲筐震變爲離離爲火火動而

上其施不下故僅無實也 師之臨服虔六坎為水

坤為衆又互體震震為雷雷鼓類又為長子長子帥

衆鳴鼓巡水而行行師之象也臨兌為澤坤為地居

地而俯視於澤臨下之義故名為臨右左傳正義

蠱卦巽下艮上上九艮爻艮為山辰在戌得乾氣父

老之象是臣之致事也故不事王侯是不得事君君

猶高尚其所為之事 恒卦巽下震上九三爻辭得

正互體為乾乾有剛健之德體在巽巽為進退是不

恒其德也又互體為兌兌為毀折是將有羞辱也

六五以陰爻而處尊位是天子之女又互體兌兌為

和說至尊主家之女以和悅幹其家事問正於人故

為吉也應在九二又男子之象體在巽巽為進退是

無所定而婦言是從故云夫子凶也 大過者巽下

兌上之卦初六在巽體巽為木上六位在巳巳當巽

位巽又為木二木在外以夾四陽四陽互體為二乾

乾為君為父二木夾君父是棺槨之象 乾道變化

謂先有舊形漸漸改者謂之變雖有舊形忽改者謂

之化及本無舊形非類而改亦謂之化 艮為狗艮

卦在丑艮為止以能吠守止人則屬艮以能言則屬

兌兌為言故也 右禮記周禮正義以互體說易蓋亦本諸康成今附卷末

康成注易九卷多論互體江左與王輔嗣學
竝立荀崧謂其書根源顏延之爲祭酒黜鄭
置王齊陸澄詒王儉書云易自商瞿之後雖
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爲宗數年後乃有王
弼之說王濟云弼所誤者多何必能頓廢前
儒河北諸儒專主鄭氏隋興學者慕弼之學
遂爲中原之師唐因之今鄭注不傳此景迂
晁氏所慨歎也李鼎祚云鄭多參天象王全
釋人事易道豈偏滯於天人者哉合象象於

經蓋自康成始其說間見於鼎祚集解及釋
文易詩三禮春秋義疏後漢書文選注應麟
讀易之暇輯爲此編庶幾先儒象數之學猶
有攷焉癸酉季夏哉生明汲古堂書

周易鄭康成注終

通鑑答問卷第一

波儀王應麟伯厚甫

周威烈王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

或問初命晉三大夫爲諸侯通鑑何以託始於此曰
春秋書王曰天王言王之所爲天之所爲也書曰天
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又
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
師長夫君臣有義天之所敘也爵罔及惡德天之所
命也有天子而有諸侯有諸侯而有大夫尊卑有倫

王伯恭問卷一
上下有差天道之大經也魯桓之四年桓王之十二年也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魯桓弑君而立天討不加乃使冢宰聘之春秋名其宰以見貶然猶有望於天王之討有罪也莊之元年莊王之四年也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篡弑之罪終其世不誅惡稔而自斃又追命以寵之是謂壞法亂紀弗克若天矣故王不書天言瀆三綱而蔑天道也不寧唯是晉曲沃以支子封是亦大夫也武公弑晉侯篡晉而有之凡在官者殺無赦莊之十六年僖王之二十八年也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見于左氏傳而春秋不

書是時晉未與諸侯之盟會魯史所無則春秋不得而書也然夫子刪詩於唐風無衣見之無衣非以美晉蓋閔周之失道也曲沃篡國不敢自安待天子之命然後安王乃受賂而命爲諸侯殉貨利以斃彝倫君臣之典大泯亂幾何不爲禽獸也亂臣賊子自是接迹於天下夫子所以懼春秋所以作也有魯桓之命而後有曲沃之命有曲沃之命而後有魏趙韓之命王無天諸侯無王大夫無君其所由來者漸矣晉武之穆也周之東遷惟晉焉依王不恤同姓爵其賊臣始於命曲沃而文侯之晉遂亡終於命三大夫而

文公之晉亦亡通鑑之所始春秋之所貶也春秋因
魯史寓王法非王之法也天之法也聖人以天自處
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春秋筆絕而有通鑑
焉天叙有典無古今無治亂與天地相終余是以著
莊僖之始亂而慨威烈之不復振也

又

或曰通鑑何以不續春秋曰春秋經也通鑑史也經
不可續也左氏終於智伯通鑑始於三晉蓋以續左
氏也及朱子爲綱目之書綱目倣春秋目倣左氏以經
法爲史法聖人復起必從之矣學者潛心司馬公之

編年參以朱子之筆削此窮理致知之要明春秋之
義以讀通鑑其庶幾乎或曰朱子詩云馬公述孔業
託始有餘悲拳拳信忠厚無乃迷先幾何也此胡氏
讀史之言也或曰胡氏謂三晉欲剖分宗國舊矣委
盟會於大夫而悼公之政怠受貨賂於崔杼而平公
之惡彰苟躒出會魯昭弗歸三臣內叛趙鞅復入陰
凝冰堅垂及百載其事可得聞乎曰晉悼自蕭魚服
鄭志滿而怠襄之十四年會于向十有四國之大夫
也士匄主之會伐秦十有三國之大夫也荀偃主之
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士匄主之三會國之大事皆

大夫專焉禮樂征伐自大夫出悼公何以宗諸侯乎
襄之十六年平公初立爲溴梁之會十一國之君皆
在而大夫盟則荀偃之爲也春秋特書之出公之奔
靖公之廢其幾已兆于此崔杼弑君襄之二十五年
也平公會十一國之君于夷儀若能執崔杼戮之晉
可以復霸乃受其賂許之成春秋書同盟于重耳傷
王綱之紐解而亂賊之網漏也季孫意如出其君昭
公在乾侯而意如會荀躒于適歷昭之三十二年也
逐君之臣晉不之罪躒也與之爲會昭公終於不納
晉無王而躒無君矣晉侯亢不衷獎亂人弑君不誅

逐君不討不知冠履易位還自及也定之十三年趙
鞅入晉陽以叛荀寅士吉射入朝歌以叛鞅寅吉射
厥罪惟鈞鞅有韓魏之援復入于絳春秋書曰晉趙
鞅歸于晉志三家之篡自此始也明氏謂王之命之
蓋不得已人君監此謹於微而已矣謹微者易所謂
早辭朱子所謂先幾也賈生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
於未萌起教於微耿鳴呼可不謹哉劉向曰六卿分
晉謂范中行知魏趙韓也范氏士命武子始爲卿至
昭子吉射五世中行氏荀林父桓子始爲卿至文子
寅五世智魏趙韓共攻范中行而分其地四卿顯晉

國之政智氏荀林父之弟莊子荀首始爲卿首之曾孫文子蹕蹕之孫宣子甲生襄子瑤魏趙韓滅之魏氏畢萬之後莊子絳始爲卿絳之孫襄子曼多曼多之孫桓子駒駒之孫文侯斯趙氏趙夙之後成子衰始爲卿衰之子宣子盾盾之玄孫簡子鞅鞅之子襄子無恤再世至烈侯籍韓氏韓萬之後獻子厥始爲卿厥之曾孫簡子不信不信之孫康子虎虎之孫景侯侯古有世祿無世卿晉之亡以世卿也故曰權臣易世則危

智趙立後

或問智宣子趙簡子之立後通鑑用左氏書法以初起義而原二家興替之始亦有意乎曰謹始正本春秋之法也魯聲子仲子生隱及桓而惠公不能定適庶之分亂是用長左氏書于篇首父父子子而家道正矣大學曰人莫知其子之惡智宣子以之傳曰知子莫若父趙簡子以之二家之存亡不在晉陽交兵之日而在立後之初舍宵立瑤而智以亡舍伯魯立無恤而趙以存豈唯一家推之一國天下皆然其在春秋景王之子猛子朝天下之辭也晉獻之申生奚齊一國之辭也臧孫紇之奔因季氏叔孫豹之卒

以豎牛一家之辭也雖然智瑤不仁而多才信乎不仁矣趙無恤焉得仁軼之服未除卽以銅料擊殺代王而取代地其姊聞之摩笄自殺禽獸不忍爲而無恤爲之不仁之極也春秋降而戰國人欲肆行天理幾於殄絕瑤如袁紹不幸而敗無恤如曹操幸而成其不仁則一也或曰仁人心也何以流爲不仁曰心存則天理爲主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無非仁也心不存則人欲爲主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無非不仁也仁則公可以與天地參不仁則私至於違禽獸不遠智趙之勝負如蝸角蠻觸如蜉蝣朝暮何足算者

尙論古人而不切已省察雖五車三篋談詞如雲於吾身心奚與焉學者當存惻隱之心當存不忍人之心善念一動便須充拓惡念一萌便須翦除凡爲孝悌忠信爲禮義廉耻爲剛毅木訥爲寬大樂易爲喻義之君子鄉黨所尊慕此仁人也我則中心好之景行行之凡爲邪說暴行爲貪恡忿讒爲巧言令色爲操切刻薄爲喻利之小人鄉黨所鄙賤此不仁人也我則如惡惡臭如遠蛇虺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豈徒榮辱而已禍福夾焉人獸別焉讀史能識趨嚮審好惡方爲有益

簡子使尹鐸爲晉陽

或問簡子以晉陽爲保障何也曰晉陽趙之私邑猶衛孫林父之戚魯季孫之費有城郭溝池之固與君抗衡者也夫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墮郤墮費使夫子不去魯則成亦墮三都皆毀而公室彊矣然三桓之無君與晉之三大夫齊之田氏一也三桓終不敢篡魯夫子之功也趙鞅據晉陽以叛地形險要鞅以爲董卓之郿塢王敦桓溫之姑孰使擇人以守之私其黨於己也私其利於子孫也始之董安于繼之尹鐸滅戶輕稅此田

氏行私惠收民心之術也繩以春秋之法何足美哉鞅殺鳴犢空其國無君子以孤其君豈曰能賢莊子有言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蓋有激而云其簡子之謂乎簡子嘗問季氏於史墨墨曰魯君世從其惡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斯言非爲季氏所以箴簡子也是故國有大城則害於國本弱尾大不奪不饜坎之豕曰天險不可升也天險云者君君臣臣截然分定而不可犯地險則有形之險爾晉君若贅旂不撫其民昔也曲沃之民知有欒氏不知有君今也晉陽之民知有趙氏不知有君天險失矣君

不君臣不臣雖有地其得而保諸

晏於藍臺

或問智襄子以戲侮墜厥宗隕其身何也曰守身莫如敬保家莫如恭敬則不戲恭則不侮春秋書齊侯敗於鞏以婦人之笑也書衛石買伐曹以重丘人之詢也戲侮之患豈小哉荀瑶以五賢陵人以不仁行之智果知其必滅長傲不悛既以無勇辱趙襄子文戲韓康子而侮段規夫襄子非無勇將忍恥以有爲也康子非可戲段規非受侮者始如處女後如脫兔協以謀我未可測也而瑶不戒懼焉智國諫而不聽

其顛覆宜哉怨不在大康叔所以應保殷民克勤小物畢公所以弼亮四世智國之言荀瑶不能用而載之簡策可以爲學者之藥石是亦進德之助張子砭愚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蓋過者無心而爲過戲者有心而爲惡以志帥氣以性勝習斯爲善學

智伯請地

或問智伯求地韓魏與之而趙不與趙之謀臣有張孟談何以不若段規任章也曰左氏言智伯貪而復二字盡之違智國之諫見其復求三家之地見其貪

以復濟貪何鄉不敗段規任章之謀深所謂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也趙襄子之怨潁所謂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智伯方如猛虎跳梁於康莊奪瓜吻以搏且噬三子者皆欲食其肉寢其皮與地所以驕之不與所以怒之驕敵者其變遲怒敵者其變速襄子舍長子邯鄲而走晉陽知人和之可與同患難蓋有以待智氏矣非無謀也趙以懼存智以驕滅易大傳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在人不在勢

智伯行水

或問水攻始於何時曰古有以水佐耕未聞以水佐

攻春秋時未之有也其自智伯始歟劉子曰微禹吾其魚乎聖人思天下之溺由已溺之欲民之免爲魚也爭城而戰魚其民以逞不仁哉智伯甚於作俑者也三家之灌晉陽史記世家以爲汾水戰國策以爲晉水按郡縣志汾水在晉陽城東晉水在西二說未知孰是智伯之言纔脫諸口而魏駒韓虎之肘足已接於車上不言而喻如矢激駟奔吁可畏哉安邑魏邑也平陽韓邑也皆百雉之城猶趙之晉陽也絺疵知韓魏之必反然未有善後之策張孟談一說而晉陽之水還以灌智氏智伯遂死於鑿臺之上曾子曰

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
其事好還豈不信夫智伯以不仁之資行不仁之事
辯士遂以爲口實流毒無窮齊魏伐趙而趙人決河
水以灌之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
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縱橫之徒口之而弗
置其後魏竟以水亡樊噲之灌廢丘韓信之壅澠水高
岳之浸潁川皆以水攻取勝莫階乎梁武之淮堰十
餘萬人淪胥于海若觀蟻之移穴漠焉不感於心南
唐之臣有獻瓦梁之議者謂不止魚三州張海四百
里不仁之禍甚於洪水言之不作也湯武救民水火

之中曷嘗有是哉余故著智伯之罪爲不知者之戒
自智伯之滅至三晉之侯五十一年

司馬公論才德

或問古有君子小人之辨無才德之分司馬公謂德
勝才爲君子才勝德爲小人何也曰邵子曰才之正
者利乎人而及乎身才之不正者害乎身而及乎人
十六才子之才才難之才合乎德而言程子所謂才
與誠合者也有才而驕吝小有才而未聞大道去乎
德而言漢史所謂不仁而多才者也與其得小人不
若得愚人言小人之必不可用也利己之膏夫不如

少文之絳侯舞知之張湯不如質直之汲黯小人之才古所謂不才子也焉攸用鄼舒以三雋才而亡荀瑤以五賢於人而滅才勝德者亦何利焉德本於性性無不善才稟於氣氣有善惡司馬公云聰察彊毅之謂才此言猶未之盡君子聰明洞達小人則便佞苛細而已君子剛毅有守小人則色厲內荏而已君子小人之才不可以一槩論自學者言之才不可強而能德可以勉而進豐於德而歉於才不失爲君子小有才而薄孝悌輕仁義弃忠信捐廉耻終爲小人之歸而已矣

豫讓

或問豫讓事范中行氏又事智伯焉得賢曰傳謂事范中行氏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禮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賈生謂反君事讐非也攷之戰國策豫讓畢陽之孫畢陽亦義士送伯宗之子於楚事見晉語讓無忝厥祖矣胡明仲謂讓無所爲而爲善真義士也千載之下有知心者自古皆有死讓至今有耿光彼肯義忘君若唐六臣之流亦少媿哉

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爲師過段干木

之廬必式

或問朱子曰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若田子方非其倫也文侯俱以爲師子方言行亦可攷乎李克謂子夏子方段干木三人君皆師之此不言師干木何也曰史記六國表文侯十八年受經子夏儒林傳云子夏居西河田子方段干木皆受業於子夏韓文公云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孟子云古者不爲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嘗攷其在魏之事文侯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子夏曰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君之

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聞子夏之言宜知樂之本矣何爲審於音而聾於官猶待子方之規儆也無乃說而不繹歟莊周言子方侍坐於文侯稱其師東郭順子此寓言不足据周之學非子方之學也貧賤者驕人其言近乎戰國之士似非子夏門人氣象先儒謂以富貴驕人固非矣以學問驕人亦非也有周公之才而驕猶不足觀魯謂貧賤可以驕乎說苑云子方侍文侯坐太子擊入見賓客羣臣皆起子方獨不起文侯不說子方爲擊誦楚恭王之爲太子也文侯曰善擊誦其言而請習之從容諷諭異乎貧賤驕人之

對也呂氏春秋謂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則亦嘗師之矣文侯請相之而不受致祿百萬而時往館之秦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而魏禮之不可加兵秦乃按兵不敢攻此班固所謂偃息以蕃魏者也三子言論風旨藹然可挹文侯之賢亦洙泗餘教引翼而輔成之西河魏土有段干木曰子方之遺風到漢猶未泯孰謂儒者無益於國哉儒效之不自久矣昔者孟嘗君問白圭白魏文侯名過於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所以過於桓公也十相則曰成

信誓不金石而固我爲湯武彼爲桀紂率親附之民攻殘虐之國如春融冰泮何畏乎彊秦漢之初興楚至強也漢至弱也仁不以勇義不以力董公一言五諸侯不約而從漢直楚曲於是分而天下遂定於漢孟子之言不用于齊梁及董公用之以成高祖之業孰謂仁義爲迂哉惟仁義可以合諸侯非辯士所知也春秋美蕭魚之會鄭不背晉者二十四年賢於蘓秦洹水之盟遠矣

慎觀王

楚趙魏韓燕伐秦

或問五國攻秦何以皆敗曰兵權以二而彊兵謀以
賢而滅兵勢以和而克春秋書召陵之盟齊桓爲盟
主帥六國之師伐楚而楚服其權可謂一矣管仲爲
謀主責楚以包茅之貢其謀可謂滅矣近而七國遠
而江黃莫敢不從師克在和矣故能安中國而免民
於左衽秦爲不道攔然有吞兩周兼六國之志荆楚
猾夏未若秦之甚也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亦惟友邦
冢君脩爾車馬倣爾師徒式遏亂畧以世家攷之蘓
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爲從長至函谷關
秦出兵擊六國六國兵皆引歸齊獨後年表通鑑書

與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如相三士豈特
霸哉是故有敬賢之名必有用賢之實雖然文侯之
相魏成以能進三士也漢武號爲好儒不相董仲舒
而相蔽賢竊位之公孫弘其不逮文侯遠矣吁文侯
其賢哉

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
高

或曰鍾聲不比乎左高何謂也曰書大傳云天子左
五鍾右五鍾謂六律爲陽六呂爲陰凡律呂十二各
一鍾天子宫縣黃鍾蕤賓在南北其餘則在東西天

子將出則撞黃鍾右五鍾皆應入則撞蕤賓左五鍾皆應注謂黃鍾在陽西五鍾在陰蕤賓在陰東五鍾在陽以周官攷之王宮縣四面諸侯軒縣去南面然則諸侯南面下縣鍾而左右之鍾其制一也春秋傳曰歌鍾二肆則十二鍾皆全矣凡樂先奏鍾以均諸樂右五鍾謂林鍾至應鍾左五鍾謂大呂至中呂右陰其聲欲高左陽其聲欲下高則柔而不懾下則剛而不亢文侯謂左鍾當下而高所以爲不和也或曰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何謂也曰天子之禮御瞽幾聲之上下瞽侑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諸侯臨

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則天子諸侯之有瞽師其制一也人君之職在明乎掌樂之官則律呂清濁旣和且平若聲音之高下瞽師之所察非人君之職也平公飲酒鼓鍾知悼子在堂曠也大師也不以詔宰夫酌而飲之樂官不可以不正也是耳目心之樞機也耳之聰不審於官而審於音則爲聾矣耳之不聰心安得正此田子方所以進規也豈唯鍾哉騶忌曰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琴音調而天下治夫陽居左而欲下猶宮爲君而其音濁也陰居右而欲高猶商爲臣而其音清也在

易大臣以九居二剛中以正其君人君以六居五虛中以接其臣上下交而志同所以爲泰故曰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

文侯謂李克置相非成則璜

或問文侯問相於李克克之對如何也曰旁招俊又列于庶位相之職也建官惟賢位事惟能用人之法也魏成所進者賢翟璜所進者能此璜所以不及成也李克辭不別白意有涵蓄翟璜始雖忿然不悅旣而釋然遜謝李克之言優游不迫上足以悟文侯下足以感翟璜蓋養其心有道矣克學詩者也子夏

傳曾申申傳李克師友淵源深於溫柔敦厚之教夫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心平氣和出言有章克可謂善學詩矣戰國之君唯文侯好學倉唐對文侯以晨風黍離之詩遂復太子擊詩可以興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文侯君臣父子之際藹然禮儀之風何其盛哉學者誦詩而不能消鄙倍之氣使易直子諒之心生雖多亦奚以爲

文侯以吳起爲將

或問吳起之薄行而文侯以爲將將以才不以行歟曰否古者天子六卿卽六軍之帥也大國三卿卽三

軍之帥也比閭族黨之吏卽伍兩卒旅之長也舉之以德教之以行文武之事一也晉謀元帥猶以禮樂詩書爲先用之禮義則順治然後用之戰勝則無敵冉有之用矛樊遲之爲右有若之與攻吳皆闕里之高第也戰國之初氣俗一變文侯賢君也子夏子方端木談詩書于內吳起樂羊執干戈于外搢紳介冑已判爲二塗知吳起之無行而將之其意必曰樂羊忍於食子而成中山之功何以禮義爲吾所取者權謀而已夫三綱軍政之本起之爲人三綱幾絕求忠臣於孝子文侯豈未之思乎自時厥後魏之武卒雖

於諸侯以桀詐桀爭奪常以盡其民孟子所云孝悌忠信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視爲迂闊之空言其端自文侯啓之魏無知薦陳平謂尾生孝已之行無益於勝敗之數翟璜之進吳起樂羊亦魏無知之意不可以訓六國卒并於虎狼之秦不仁者將而爲白起之殘暴不義者將而爲章邯之賣降噫師之上六小人勿用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中林純一之士也古風寥寥而生民之塗炭極矣抑余又有感焉吳起學春秋者也劉向別錄云左丘明授魯申申授吳起夫起也始事曾子而受春秋於曾申申卽曾西也曾西不

爲管仲真得聖門心學起亦嘗聞先生長者之緒言故有在德不在險之說然而大節旣虧宅美莫贖兵家宗之而儒者羞稱之詭遇之獲翰音之登奚取焉起之春秋猶張禹之論語孔光之尚書也學者不可以不戒

趙烈侯好音

或問爲邦必放鄭聲夫子之訓也鄭聲之惑人若是其甚歟曰朱子謂鄭聲之淫甚於衛故夫子獨以爲戒烈侯好音而愛鄭歌者所謂鄭聲也子夏曰鄭音好濫淫志自春秋時列國皆好之鄭以女樂賂晉而

悼公之志怠魏絳是以有居安思危之規鄭又以淫樂之賂賂宋而師慧謂宋無人焉夫子惡其亂樂蓋傷雅樂之廢也烈侯賜歌當田政荒而賞濫相國之所當諫也公仲連稱疾不朝將以悟烈侯未知所以救其失也番吾君一言而進三士格言至論薰陶涵濡而烈侯之非心邪念冰融雪釋與正人居其益如此孟子有言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公仲連近之番吾君趙之縣大夫也公仲連虚心以從番吾君之言烈侯虚心以聽牛畜荀欣徐越之言相有進賢之美君有改過之美進

賢以正君改過以正身君臣兩盡其道可以爲百世之法諸葛武侯以宮中府中俱爲一體而進盡忠言爲攸之禕允之任其知此矣

盜殺楚聲王

或問史之書盜何始乎曰春秋襄十年盜殺鄭三卿書盜之始也盜賊者也戕其君自哀四年盜殺蔡侯申始春秋之末戰國之漸可以見世變之愈降矣蔡猶曰小國楚六千里而君臨之盜肆行無所忌其臣無孔父仇牧以孰何之君子謂楚無人焉若猶有人千乘之國公宮有守旅賁有衛孰敢齒馬斃芻者矧

敢致難於君乎爲君者得道以持之臣民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何可戕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便辟側媚罔有昵比則能守其身以守國矣

安王

號山崩壅河

或問號山崩何以書曰國主山川幽王之一年岐山崩宗周之將亡也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定王二十一年梁山崩春秋爲天下記異故不言晉穀梁傳謂壅遏河三日不流天下之大變也自是王室夷于小國所存唯蔡與號諸侯眚

之委裘弁髦爾威烈二十三年九鼎震至是號山崩
周寢微寢滅不可支矣號山在今陝州陝縣臨黃河
是時屬魏爲河西之地魏將爲秦一國之異也然非
一國而已山崩川壅地變動於下周將爲秦其兆已
見董子有言人之所爲其善惡之極與天地流通往
來相應天子微諸侯橫大夫僭竊常淪斁人紀不立
志壹動氣山川其得寧乎

田和遷齊康公於海上田和求爲諸侯王
許之

或問史記世家田恒曾孫和始爲諸侯遷康公海濱

年表每歲猶繫康公之年何也曰田氏之無君久矣
晏子謂禮可以已之而景公不用夫子在魯請討田
恒而哀公不從弑逆之罪不誅篡奪之勢已成康公
遂有海上之遷又二年田和會魏楚衛于濁澤求爲
諸侯魏文侯亦大夫篡立者爲之請於王威烈王旣
命晉三大夫矣安王之於田和烏得而勿許天下之
彊國七大夫之篡者四君臣尊卑之分文武封建之
法至是盡壞昔者齊景問政於夫子夫子對以君君
臣臣景公能行夫子之言正綱紀辨上下謹履霜堅
冰之漸則田乞田恒不至於弑二君康公不至於食

一城矣太史公年表猶繫康公之年齊者師尚父之國不忍遽絕之此春秋存陳之義論語興滅國繼絕世之意

吳起對魏武侯曰在德而不在險

或問在德不在險有德則險可去乎曰德者本也險者末也帝王之治本末有序脩德于已設險于國二者不可一闕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城郭溝池以爲固六君子之所謹也春秋滅下陽不繫虢城虎牢不繫鄭有險不能守國非其國矣恃險而不修德固敗亡之道地險不保而曰吾修德而已狡焉

思啓封疆者何以禦之是以五峯胡氏曰武侯失於不知本吳起失於不知末起兵家者流然嘗學於曾子故能爲此言非能踐其言也太史公曰起說武侯以形執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揚子曰美哉言乎使起之兵毋如斯則太公何以加諸雖然起之言所以箴武侯之失也魏表裏山河非無險也武侯適嗣不定子瑩與公中緩爭立國幾亡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德義不修孰大於是瑩是爲惠王東敗於齊西喪地於秦南辱於楚而孟子仁政之言聽之藐藐險可恃乎吳起

雖不能自行其言而言不可以人廢

魏相田文

或曰田文之爲相於主少國疑果能當其任乎曰田文者呂氏春秋以爲商文其事跡無傳焉商文以主少國疑自任意者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歟然世子國之本也武侯不蚤定及其沒也二子爭國韓魏合兵欲兩分之幸其謀之不協否則魏之亡可躋足待也未聞商文嘗言之否乎抑言不行而去也唐褚遂良言于太宗謂太子諸王宜有定分魏謩言于宣宗以未定儲副爲憂終有承乾泰之爭聞

歸長宗實之矯擅其事與魏略同商文不能銷患於未萌不足稱也其後公叔爲相讒吳起而逐之起去西河而泣曰西河之爲秦不久矣西河入秦魏日以削則公叔之爲也進賢無魏成知賢無李克文侯之業至武侯而衰商文無深謀豫計而虛言自矜未可以爲信也

烈王

韓滅鄭

或問韓何以能滅鄭曰韓虔分智氏之地獨取成臯段規之謀也規之言曰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

地利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用臣言韓必取鄭矣以春秋攻之成臯鄭之虎牢晉楚爭鄭勝負決焉智氏取之而韓有之鄭無成臯失巖邑之險其能國乎韓之徙都卽鄭之都也今爲鄭州之新鄭然而韓之興以此韓之先亡亦以此鄭在河洛之南中國阨塞要害之地春秋時受兵之多莫如鄭戰國時受兵之先莫如韓范雎相秦首建遠交近攻之策始於韓以執天下之樞取南陽而太行道絕矣取陽城負黍而周亡矣取滎陽成臯而韓納地效璽矣秦既滅韓遂折天下脊因拾取五國若振槁然韓之禍始

於得鄭故曰得者喪之端

周室微弱諸侯莫朝齊獨朝之

或問齊之朝周亦可稱乎曰王室於諸侯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春秋之時諸侯朝王者鮮矣魯號爲秉周禮而朝于王所者二如京師者一不朝而言如是以天子之尊儕於齊晉楚也至於叔孫得臣仲孫蔑叔孫豹如京師君不行而遣大夫是待王室不若齊晉楚也昭公之後雖大夫亦不如京師矣一不朝則貶爵再不朝則削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魯君可勝誅乎魯猶如是它國可知田齊以篡得國

而能尊王所謂盜亦有道視魏趙韓之無王彼善於此矣齊晉舊君皆食一城田氏待康公死無後乃收其城三晉不待靖公之沒廢爲家人奪其城而分之又在田氏下矣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之中猶有一分天理如大冬閉塞厚陰崢嶸而一綫之微陽尙存君子非予之也見良心之不終泯也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未懼則爲亂賊旣懼則不絕其遷善此忠恕待人之意

顯王

秦敗三晉之師于石門斬首六萬

或問以首計功以萬數殺古有之乎曰古以至仁伐至不仁大雅云執訊連連攸馘安安而已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殺人之多莫慘於秦自石門之戰至赧王之末史策所書用兵斬首之數凡百四十餘萬無辜顓天發閭惟腥始皇雖一天下失之如反掌師尚父曰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甚矣秦之不仁也秦法有軍功者受上爵荀子謂五甲首而隸五家魯仲連謂棄禮義而上首功秦變於戎周公所膺也其擄刈黎萌若虞人之獮禽薤氏之罽草柏翳之祀其克永乎秦旣戰勝王賜以黼黻之服

夫服章天所以命有德也爭地爭城不式王命日尋于戈糜爛其民乃以天命施之天討是賞暴也自是毒燎虐燄如烈火而生民之類幾盡蓋始於此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秦可謂非人矣

衛鞅徙木予金

或問衛鞅立信於徙木亦有取乎曰成湯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武王惇信明義信所以行仁義也是以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鞅之立信將以行苛刻之法爾古之爲政者不求法之必行也三王法令合於人情而後行之下令如流水之原順民心也鞅

令民相收司連坐民有二男不分異者倍其賦合人情否乎步過六尺者有罰弃灰於道者被刑順民心否乎易之革曰巳日乃孚革而信之又曰革而當其悔乃亡法始伏羲而成乎堯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彗見西方而鞅入秦爲妖芒以掃滅帝王之迹伏羲以來之法至鞅盡變矣晉文公伐原而示之信晉本無信而示之以爲名也鞅豈有信者哉詐魏公子邛襲而虜之無信可見矣一旦以徙木之賞愚其民夫先之以義則民從化未聞誘之以利也民見利而不聞義秦俗之壞自此始教民以厚

民猶趨於薄鞅乃教民以薄使之入不孝出不悌父子天性也而別其居告許姦民也而重其賞末流之敝借鉏取帚色父誅母閭閻以公乘侮其鄉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禮義廉耻之維蕩然幾泯知有法令而不知有詩書知刀筆吏之尊介胄夫之貴而不知用儒術不待始皇李斯之坑焚而儒者已無用六經已爲弁髦土梗於是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并牧廢誘三晉之民力耕使秦民應敵而兵農分秦旣亡而秦法千載猶在也帝王之法天理之公衛鞅之法入欲之私天理難明人欲易流鞅爲法自禍不

足論而以鞅爲師者滔滔也士苟賤而爲秦之士吏叨憤而爲秦之吏民抵冒殊扞而爲秦之民悲夫

申不害于韓昭侯昭侯以爲相

或問申商之學同乎曰新序謂申子之書言人主當執術以督責臣下號曰術商鞅爲書號曰法皆曰刑名自戰國至秦漢根固波漫韓非學刑名法術而爲慘礪少恩鼂錯學申商於張恢生而爲隋直刻深宣帝好觀申子君臣篇而爲刑名繩下然則申商之學一也申子之言禍天下國家不下於商鞅秦之李斯

阿二世以求容其書引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
之曰以天下爲桎梏於是行督責益嚴一言喪邦秦
之亡也忽焉此國脉之斧斨民命之堇喙人心之蠹
賊邪說之害烈於洪水猛獸世之談者猶曰韓昭侯
相申子而國治兵彊也英明如漢宣亦好之刑餘爲
周召法律爲詩書漢自是衰故爲君必法堯舜爲政
必遵先王之道萬世不易之理也噫韓非李斯誅於
前鼂錯戮於後學申子者亦何利哉董子明春秋一
統之義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
並進乃罷治申商韓非之言者其有功吾道甚大余

懼學者夸昭侯而慕申子尚刑名而棄仁義使生民
之禍未已也是以論之

孟軻至梁見惠王

或曰孟子不見諸侯何以至梁見惠王曰魏世家云
惠王數被兵卑辭厚幣以招賢者故孟軻至梁孟子
曰不爲臣不見豈非其招而往哉自邪說詖行克塞
仁義戰國之君知有強弱衆寡不知有惻隱羞惡戰
爭不息惟利是謀而仁義之言絕響孟子不得不拔
本塞源深排而力閉之仁義之效不遺其親不後其
君利之禍至於不奪不蹙可謂深切著明矣仁義人

之良心利者良心之稂莠大學明辨於末章孟子致
嚴於首簡不但世主不寤而學者存良心而窒利欲
者亦鮮焉仁義有夭爵之榮放利有多怨之辱宜知
所擇矣習俗移人波頽風靡合汙自賤廉恥道喪雖
人誦七篇家習大學口耳聖賢之訓身心市賈之行
董子正諄明道之言皆嗤點以爲灰塵記曰人化物
者滅天理而窮人欲也吾爲此懼學者欲學聖賢當
自辨志始辨志莫先於義利之趨舍喻義爲君子喻
利爲小人爲善則舜之徒爲利則蹠之徒人之爲人
以有仁義也否則人化物矣學者欲爲人乎欲爲物

乎

秦伐韓拔宜陽

或問秦何以先拔宜陽曰此窺周之漸也宜陽在今
河南之福昌縣東密邇洛邑澠池二穀皆在境內韓
之阨塞周之屏蔽也地有常險守有常勢黎亡而商
危下陽舉而虢滅故秦之拔宜陽志不在韓而在周
周之不競久矣綿綿延延如髮引千鈞然建空名於
諸侯之上楚觀兵而問鼎晉率戎而伐潁猶畏君臣
之分而不敢謀顯王之二十六年天子致伯于秦三
十三年天子賀秦明年拔韓宜陽又明年天子致文

武胙於是秦哆然自大駸駸改物然而惠文雖拔宜陽未遽取也慎覲之五年張儀言於惠文請下兵三川攻宜陽以臨二周之郊據九鼎案圖籍儀不顧逆順之理反易天明思肆其罔極欲并周有之秦以取蜀未暇也赧之七年秦武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乃使甘茂伐宜陽大起兵拔之蓋不待愚狐之遷而三川之齒寒周之亡形成矣甘茂謂宜陽大縣其實郡也戰國策周君謂城方八里材士十萬通典云南北西三面峭絕天險是爲形勢控扼之地六國唯韓最弱宜陽效則上郡絕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

通從橫之言如出一口非韓之憂也周之憂也噫周之興也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及其替也戎先叛秦亦變於戎幽之亡以戎赧之亡亦以戎夫子是以有微管之歎

齊魏會于徐州以相王

或問齊魏皆大夫之篡立者二國相王在諸國之先何也曰春秋吳楚僭王皆夷也中夏於是始僭齊魏罪之首也是時齊彊而魏弱魏惠東敗西喪之餘去安邑徙大梁方且與齊俱會淫名越號以逞其志又改元稱一年見於竹書紀年蓋以張彊大之形蓋衰

弱之實也齊威朝周假義而行猶知有王室其子首
爲僭竊之舉可謂弗念厥紹矣自周轍之東日穀冥
濛衆星爭耀春秋書齊侯衛侯胥命於蒲胥命云者
交相命而相推長是爲霸者之始今也齊魏之相王
是爲僭王之始王綱失而霸興霸圖亡而侯僭世變
至是而極中夏胥爲夷矣其後秦韓燕趙宋皆稱王
志驕氣盈猶以王爲卑也赧之二十七年秦稱西帝
而致東帝之號于齊五十七年魏使新垣衍說趙欲
共帝秦噫胡然而王也胡然而帝也三綱淪九法斁
披披籍籍至呂政而未止亂稔惡熟王漢而後定嘗

謂春秋之書吳楚皆曰子記戰國之事者於七國當以
周爵書之乃合春秋之法

蘓秦合六國從

或問孟子以公孫衍張儀爲妾婦之道而不及蘓秦
司馬公謂合從者六國之利則蘓秦在所取乎曰石
林葉氏謂蘓秦學出於揣摩未嘗卓然有志天下反
覆無常不守一道度其隙可入則爲之此揣摩之術
也故始說周顯王不能用則去而之秦再說秦孝公
不能用則去而之燕其所以說周者不能知若秦孝
公聽之必先爲衡說以噬六國幸燕文侯適合而從

說行爾君子奚取焉合從六國之利司馬公言當時之事勢非取蘓秦也夫以利合者亦以利而離蘓秦之說六國以利害言不以義理言孟子謂宋牼曰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孟子言仁義戰國之君以爲迂然仁義之交爲可入利交其能久乎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此蘓秦之從約所以僅踰年而解也六國之君僅能循天理去人欲我以吾仁秦以其暴我以吾義秦以其詐自反而縮求以勝秦盟會不膠漆而堅

乎

秦伐韓拔宜陽

或問秦何以先拔宜陽曰此窺周之漸也宜陽在今河南之福昌縣東密邇洛邑澠池二穀皆在境內韓之阨塞周之屏蔽也地有常險守有常勢黎亡而商危下陽舉而號滅故秦之拔宜陽志不在韓而在周周之不競久矣綿綿延延如髮引千鈞然建空名於諸侯之上楚觀兵而問鼎晉率戎而伐潁猶畏君臣之分而不敢謀顯王之二十六年天子致伯于秦三十三年天子賀秦明年拔韓宜陽又明年天子致文

武胙於是秦哆然自大駸駸改物然而惠文雖拔宜陽未遽取也慎覲之五年張儀言於惠文請下兵三川攻宜陽以臨二周之郊據九鼎案圖籍儀不顧逆順之理反易天明思肆其罔極欲并周有之秦以取蜀未暇也赧之七年秦武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乃使甘茂伐宜陽大起兵拔之蓋不待惡狐之遷而三川之齒寒周之亡形成矣甘茂謂宜陽大縣其實郡也戰國策周君謂城方八里材士十萬通典云南北西三面峭絕天險是爲形勢控扼之地六國唯韓最弱宜陽效則上郡絕秦下甲據宜陽韓之土地不

通從橫之言如出一口非韓之憂也周之憂也噫周之興也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及其替也戎先叛秦亦變於戎幽之亡以戎赧之亡亦以戎夫子是以有微管之歎

齊魏會于徐州以相王

或問齊魏皆大夫之篡立者二國相王在諸國之先何也曰春秋吳楚僭王皆夷也中夏於是始僭齊魏罪之首也是時齊彊而魏弱魏惠東敗西喪之餘去安邑徙大梁方且與齊俱會淫名越號以逞其志又改元稱一年見於竹書紀年蓋以張彊大之形蓋衰

王漢書卷一
三
弱之實也齊威朝周假義而行猶知有王室其子首
爲僭竊之舉可謂弗念厥紹矣自周轍之東日穀冥
濛衆星爭耀春秋書齊侯衛侯胥命於蒲胥命云者
交相命而相推長是爲霸者之始今也齊魏之相王
是爲僭王之始王綱失而霸興霸圖亡而侯僭世變
至是而極中夏胥爲夷矣其後秦韓燕趙宋皆稱王
志驕氣盈猶以王爲卑也赧之二十七年秦稱西帝
而致東帝之號于齊五十七年魏使新垣衍說趙欲
共帝意胡然而王也胡然而帝也三綱淪九法數
披披籍籍至呂政而未止亂稔惡熟三漢而後定嘗

謂春秋書吳楚皆曰子記戰國之事者於七國當以
周爵書之乃合春秋之法

蘓秦合六國從

或問孟子以公孫衍張儀爲妾婦之道而不及蘓秦
司馬公謂合從者六國之利則蘓秦在所取乎曰石
林葉氏謂蘓秦學出於揣摩未嘗卓然有志天下反
覆無常不守一道度其隙可入則爲之此揣摩之術
也故始說周顯王不能用則去而之秦再說秦孝公
不能用則去而之燕其所以說周者不能知若秦孝
公聽之必先爲衡說以噬六國幸燕文侯適合而從

說行爾君子奚取焉合從六國之利司馬公言當時之事勢非取蘓秦也夫以利合者亦以利而離蘓秦之說六國以利害言不以義理言孟子謂宋牼曰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孟子言仁義戰國之君以爲迂然仁義之交爲可入利交其能久乎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此蘓秦之從約所以僅踰年而解也六國之君僅能循天理去人欲我以吾仁秦以其暴我以吾義秦以其詐自反而縮求以勝秦盟會不膠漆而堅

信誓不金石而固我爲湯武彼爲桀紂率親附之民攻殘虐之國如春融冰泮何畏乎彊秦漢之初興楚至強也漢至弱也仁不以勇義不以力董公一言五諸侯不約而從漢直楚曲於是分而天下遂定於漢孟子之言不用于齊梁及董公用之以成高祖之業孰謂仁義爲迂哉惟仁義可以合諸侯非辯士所知也春秋美蕭魚之會鄭不背晉者二十四年賢於蘓秦洹水之盟遠矣

慎觀王

楚趙魏韓燕伐秦

或問五國攻秦何以皆敗曰兵權以一而彊兵謀以
賢而滅兵勢以和而克春秋書召陵之盟齊桓爲盟
主帥六國之師伐楚而楚服其權可謂一矣管仲爲
謀主責楚以包茅之貢其謀可謂滅矣近而七國遠
而江黃莫敢不從師克在和矣故能安中國而免民
於左衽秦爲不道攔然有吞兩周兼六國之志荆楚
猾夏未共去之甚也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亦惟友邦
冢君脩車馬倣爾師徒式遏亂略以世家攻之藎
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爲從長至函谷關
秦出兵擊六國六國兵皆引歸齊獨後年表通鑑書

五國不言齊以其後諸國之約也以賈生過秦攷之
有宋衛中山亦不書無益於勝負不足書也易之師
日在師中言而從長乃闇弱之楚懷視齊桓之霸不
其遠乎又曰小人勿用而約從乃變許之蘇秦視管
仲之謀何其謬乎又曰師出以律六國當協心以擯
秦一齊乃退縮而居後視七國之同力江黃之來會
寧無愧乎有是三者焉往不敗六雄如連雞不俱棲
是自敗也非秦敗之也蘇秦斃於齊張儀誑於魏衡
人之說行從人之交散詩曰謀猶回遘何日斯沮楚
懷一誤乎商於之欺再誤乎藍田之襲三誤乎武關

